

二十世纪福斯公司钜献

好莱坞奇幻大片
佩小姐的奇幻城堡

原著小说
怪屋女孩

《纽约时报》畅销书

佩小姐 的 奇幻城堡

电影珍藏版

[美] 兰萨姆·里格斯 | 著
Ransom Riggs

天地出版社



佩小姐 的 奇幻城堡

电影珍藏版

[美] 兰萨姆·里格斯 | 著 姚雪晴 | 译
Ransom Riggs

天地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佩小姐的奇幻城堡 / (美) 兰萨姆·里格斯著; 姚雪晴译. —成都: 天地出版社, 2016.12
ISBN 978-7-5455-2206-8

I. ①佩… II. ①兰… ②姚… III. ①长篇小说—美国—现代 IV. ①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220037 号

Copyright©2011 by Ransom Riggs

First published in English by Quirk Books, Philadelphia, Pennsylvania.
through Big Apple Agency, Inc., Labuan, Malaysia.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Beijing Huaxia Winshare Books Co.,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著作权登记号 图字: 21-2016-271

佩小姐的奇幻城堡

作者	[美] 兰萨姆·里格斯
译者	姚雪晴
责任编辑	李晓娟 陈文龙
版权编辑	郭 淼
封面设计	蒋宏工作室
责任印制	葛红梅

出版发行	天地出版社 (成都市槐树街2号 邮政编码: 610014)
------	----------------------------------

网 址	http://www.tiandiph.com http://www.天地出版社.com
-----	--

电子邮箱	tiandicbs@vip.163.com
经 销	新华文轩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印 刷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16年12月第1版
印 次	2016年12月第1次印刷
成品尺寸	145mm×210mm 1/32
印 张	13.25
字 数	277千字
定 价	38.00元
书 号	ISBN 978-7-5455-2206-8

版权所有◆违者必究

咨询电话: (028) 87734639 (总编室)

购书热线: (010) 67693207 (市场部)

本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 可及时向我社发行部调换



睡非眠，死非亡

那看似死亡的人啊

他依然活着

那曾经生活的地方

儿时的伙伴

耄耋老人和青春少女

每日造作的日记

一切的一切，正在消失

遁为童话

无处可系

—— 拉尔夫·瓦尔多·爱默生





序幕

PROLOGUE

在我的一生中，每当我试图说服自己一切都正常时，就会发生一些不同寻常的事情，以至于我无法确定自己是否还生活在平常人的世界。这些事情有点可怕，甚至骇人听闻；自从发生了这些事，我的生活就被彻底打乱了。

所有这些非同寻常的事都始于我爷爷。在我的成长过程中，爷爷自始至终是我所认为最有意思的人。他小时候是孤儿，长大后当兵打仗，曾乘船漂洋过海，也曾骑马穿越沙漠，还有一阵子跟着马戏团走南闯北。他枪法熟稔，知道怎么在绝境之下自卫求生，还会说至少三门外语。总之，天下没有能难倒他的事情。

小时候，我从未离开过佛罗里达，爷爷的那些故事对当时的我来说具有难以抗拒的吸引力。每次见到他，我都要缠着他给我讲故事，他也欣然应允。每次他都是把我拉到一旁，偷偷讲给我听，仿佛我才是他唯一可以信赖的人。

在六岁那年，我想通了。如果想拥有一段波特曼爷爷那样精彩的人生，哪怕只有他的一半那么精彩，我唯一的机会是成为探险家。为了鼓励我，爷爷成天举着世界地图围着我转，向我描述将来探险可能会到达的地方，还煞有介事地用图钉在地图上做出记号。那时候，我经常举着用硬纸板做成的假望远镜在屋子里走来走去，装作发现新大陆的样子，大声呼喊：“发现陆地了！快！准备登陆！”似乎唯恐家里人不知道我的远大梦想。但爸爸妈妈经常向我泼冷水。每次，他们在屋子外面听到我的叫声，便立即用“嘘”声制止我。我想爸爸妈妈大概觉得爷爷患了无法治愈的幻想症，担心爷爷把这个疾病传染给我，致使我成天耽于幻想而无法投入现实生

活。有一天，妈妈把我拉到一旁，让我坐下来。她对我说我不可能成为探险家，因为地球的秘密都已经被探索完了。原来我生在了一个错误的时代，我觉得自己被愚弄了。

后来我还慢慢意识到，波特曼爷爷身上发生的那些我认为最有趣的故事，大部分的真实性都值得推敲。这些令人难以置信的故事都发生在他的童年。比如他出生在波兰，在十二岁那年，被一艘船拉到了威尔士的一所孤儿院。问他为什么从父母身边被强行带走，他总是回答说因为有恶魔跟着他，而波兰的恶魔尤其多。

“恶魔长得什么样呢？”我睁大眼睛问他。

而他的回答几乎千篇一律。“是一些皮肤溃烂、眼眶发黑的家伙，它们弯腰驼背，面目狰狞。”他说。

“你看，它们是这样走路的。”说罢，他拖着脚，像旧电影里面的魔鬼一样，踉踉跄跄地跟在我身后走来走去，直到我被他逗乐。

每次向我描述恶魔的模样，爷爷都会加入一些新的骇人听闻的细节。比如它们像腐烂的垃圾一样散发着恶臭；人类看不到它们的身体，却能看到它们的影子；它们嘴巴里隐藏着一堆弯弯曲曲的触须，能在瞬间伸出来，把人类卷入它们嘴里。

不久我就出现了症状，每天晚上都因亢奋而难以入眠。如果潮湿的走廊上发出嘶嘶声，我便以为是恶魔在我的窗户下发出的呼吸声；如果门上出现影子，我便以为那是恶魔的触须。我害怕恶魔，但每当想到爷爷和它们决战并战胜它们的场景，我便陷入难以抑制的兴奋和激动。

爷爷的故事中，有一段更有趣，那便是他在威尔士的“孤儿

之家”生活的经历。爷爷说那是一个令人向往的所在，是为了保护孩子们免受恶魔追杀而专门建造的。“孤儿之家”坐落在一个岛屿上，每天都阳光明媚，没有疾病，也没有死亡。孩子们生活在一栋大房子里，由一只上了年纪的鸟负责看守。尽管我长大后产生过疑问，但爷爷就是这么讲的。

“那是一只什么样的鸟儿？”我眼睛直勾勾地看着他问。那是我七岁那年的一个下午，我正和爷爷玩纸牌。每次玩纸牌的时候，爷爷都故意输给我。

“一只刁着烟斗的乌鸦。”爷爷说。

“爷爷，你把我当傻子了吧。”

他一边用拇指在那堆变得越来越少的黄绿色钞票上捋来捋去，一边说：“我从没把你当傻子，雅各布。”

我知道刚才那句话惹他不高兴了。他说话的时候虽然带着点波兰口音，但干脆利落，从不打颤；可是刚才他显得有些支支吾吾，把would说成vood，把think说成sink。我感到有点内疚，就把刚才从他手里赢来的钞票还给了他。

“可是为什么那些恶魔要伤害你们呢？”我问。

“因为我们和别人不一样。我们是异能儿童。”

“你们究竟哪里异于常人呢？”

“哦，我们各个方面都和平常人不一样。”他说，“我们那儿有个会飞的女孩，有个男孩，他身体里住着蜜蜂，还有一对兄妹，他们可以把巨石举过头顶。”

他皱着眉，盯着满脸狐疑的我。“好吧，你可以不相信我的

话。我再给你看看照片。”说完，他起身把椅子往身后一推，留我一个人在门廊里，独自往屋子里走去。

不一会儿，爷爷手里拿着一个雪茄烟盒出来了。他从盒子里掏出四张又黄又皱的照片。第一张照片模糊不清，是一套竖起来的衣服，但是看上去没有人穿；或者有人穿上了，但这个人没有脑袋。

“他当然有脑袋了，”爷爷咧嘴笑着说，“只是你看不见而已。”

“为什么看不见？难道他是隐形人？”我问。

“你看这张照片，他有脑袋！”爷爷抬了抬眉，似乎我的推理能力让他感到意外，“他叫米勒德，是个很有趣的孩子。他经常对我说：‘嘿！艾贝，我知道你今天都干了些什么！’，然后他会说出我去过哪儿，吃过什么，是不是曾经自以为没人看见而偷偷抠过鼻孔。他从不穿衣服，这样别人就看不见他，但他会悄无声息地跟着你，就像一只老鼠。你再看这张！”

爷爷指着第二张照片问：“你看到了什么？”

“是个小女孩。”我回答。

“然后呢？”

“她头上戴着王冠。”

爷爷指着照片底部问：“她的脚怎么了？”

我把照片拿近了些。原来，那个女孩双脚并没有落在地面上。

但从她的动作来判断，她并没有跳跃。看上去她似乎飘浮在半空中。

我惊得张大了嘴吧，喊道：“她飞起来了！”

“差不多，”爷爷说，“她确实飘浮着。因为她没法儿控制好





自己的身体，有时我们不得不用绳子拴着她，以防止她飞走。”

爷爷一边说，一边沉浸在过去的回忆中，脸上露出玩具娃娃那样天真的表情。我却听得发呆。我盯着他的脸问：“这是真的吗？”

“当然是真的了。”他一边冷冷地回答我，一边拿出另外一张照片。这张照片上是个瘦得只剩皮包骨的男孩，他举着一块巨大的石头。

“这是维克多。他和他妹妹看上去瘦骨伶仃的，实际上很强壮。”

“他看上去可一点儿也不强壮。”我一边说，一边看着男孩那瘦得像柴禾的胳膊。

“相信我，雅各布，他真的很强壮。有一次我们比赛掰手腕，他差点儿把我的手给掰折了！”

但这还不是最奇怪的，最怪异的是第四张。照片是一个人的后脑勺，却画上了五官，组成了一张完整的脸。

我目瞪口呆地盯着照片上的那张脸。爷爷解释说：“你看到了吗？他长了两张嘴，脸上一张，后脑勺上一张。正因为长了两张嘴巴，他才长得又高又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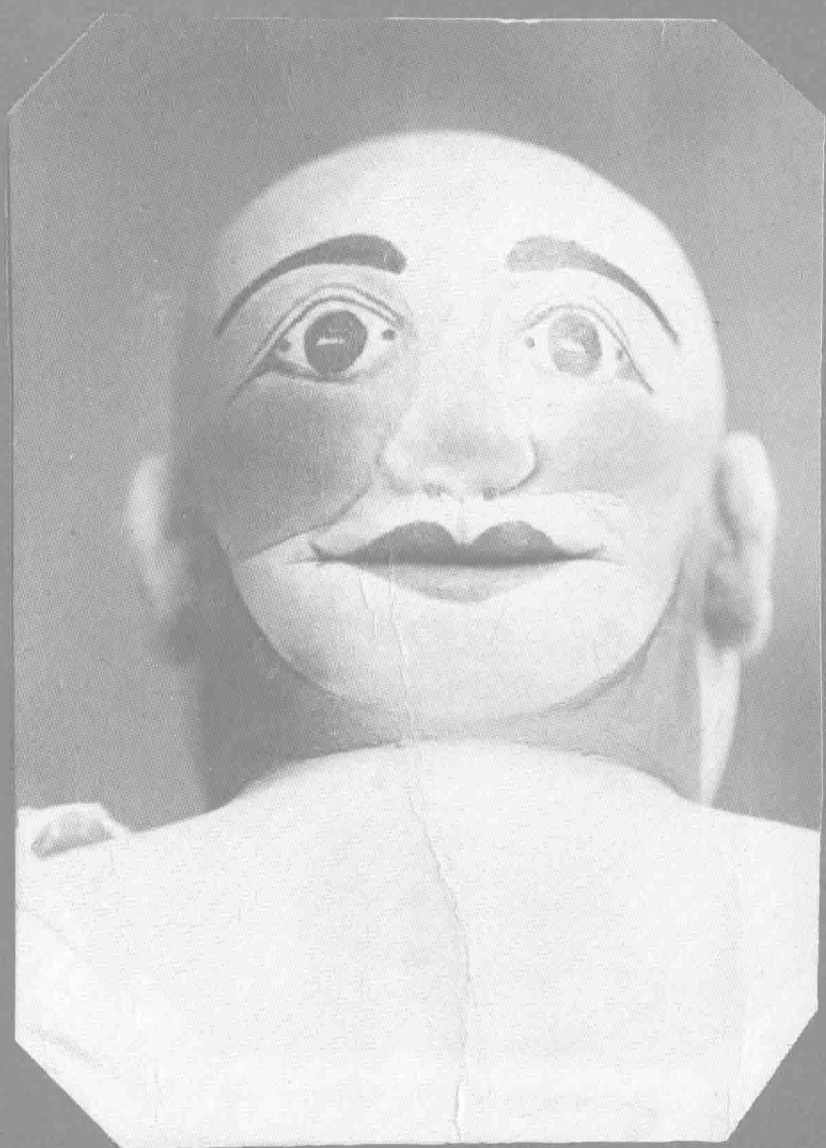
“但这张脸是假的，”我说，“是画上去的。”

“的确是画出来的。当时这张脸还在马戏团表演过。但我要告诉你的是，这个人真的长了两张嘴巴。你还不相信吗？”

我看了看照片，又看了看爷爷。他一脸真诚和坦率，他有什么必要骗我呢？

于是我对爷爷说：“我相信你。”







在此后的好几年里，我确实相信爷爷所讲的是真的，尽管在更大程度上是因为我希望那是真的。这其中的道理与我那个年龄阶段的孩子都希望真有圣诞老人是一样的。我们经常讲述那些灵异故事，但后来发生的事情让我为此付出了代价。二年级的一天，我正和同学们一起吃午饭。我的同学罗比·延森突然当着一群女生的面揭发我，向她们宣告我相信这个世界上有精灵。他说得没错，因为我确实经常在学校里向人讲述爷爷的故事。但那一刻我倍感羞辱。我甚至预见“精灵男孩”这个绰号将伴随我很多年。不管罗比说得对还是错，我都因此对他心生憎恨。

那天放学后，波特曼爷爷像往常一样到学校接我。爸爸妈妈都忙于工作，于是接我回家这件事大多数时候落在了爷爷身上。我钻进他那辆老旧的庞蒂克车，爬到后座上，大声向他宣布，我以后再也不相信他那些神话故事了。

“什么神话？”爷爷透过眼镜凝视着我问。

“你知道的，就是你讲的那些关于小孩和恶魔的故事。”

他看上去很困惑。“谁告诉你那是神话？”

我对他说他讲的那些故事都是编造出来的，和神话没什么两样，都是用来哄还在尿裤子的小孩的。我还告诉他我知道他那些照片也是伪造的。

我原本以为爷爷会被我气得发疯，并和我大吵一架。但他平静

地说：“好吧！”说完他开动那辆庞蒂克，使劲地踩下油门。车子载着我们在布满石子的路上颠簸着，那天发生的事也到此为止。

我猜爷爷早就料想到会有这么一天，他知道总有一天我不会再相信他那些故事的真实性。但爷爷根本就不与我争辩，他很快就像什么事都没发生过一样，以至于我真的以为原来他一直在骗我。但我始终无法理解他为什么要编造那些故事来使我相信灵异事物的存在。直到几年后爸爸告诉我，在他小的时候，爷爷向他讲过同样的故事。这些故事是真实发生过的，只不过爷爷讲得有些夸张。波特曼爷爷的童年并不像他说的那样美好，而是充满了恐怖。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前夕，爷爷是他家族里唯一活着逃出波兰的成员。在他十二岁那年，父母把他送上了开往英国的火车，他只携带了一个手提箱和随身衣物。火车票是单程的，自此以后他再也没见过父母和兄弟姐妹，也没再见过他的姑姑、叔叔和堂兄妹、表兄妹。也许在他十六岁前，这些亲人就被一直追杀他的恶魔杀害了，而他侥幸活了下来。但这些恶魔并不像爷爷描述的那样嘴里长着触须、身上挂着溃烂的皮肤、让七岁的孩子听了之后吓得抱起脑袋。这些恶魔的长相和人类一样，他们穿着整齐的制服，走起路来步伐整齐，看上去十分平常，如果不加害于人，根本无法把他们辨认出来，但等人们认出他们时，一切为时已晚。

和恶魔的故事一样，关于那个小岛的故事也是在事实的基础上加以修饰而形成的。和当时弥漫着恐怖气氛的欧洲相比，那个收容了爷爷的地方堪称人间天堂，以至于爷爷把它描述成一年四季阳光明媚、有天使守卫、生活着一群会施展魔法的儿童。实际上，生活

在那里的孩子并不是真的会飞，并不是真的能隐形或举起巨石。他们唯一与众不同的地方在于他们的犹太血统。他们都是战争中遗留下来的孤儿，随着成河的血流漂到这个小岛。他们身上吸引人的地方不在于会施展魔法，成功逃离贫民区和纳粹的毒气室才是他们创造的真实奇迹。

从那之后我再也不缠着爷爷给我讲故事了。我窃以为爷爷总算是松了一口气。他童年生活的细节笼罩着一层神秘的光环，我不想把它戳穿。他是从地狱中走出来的人，有权保留自己的秘密。想想爷爷遭受过的苦难，我不禁为自己曾向往他的生活而感到羞愧；而我不用付出什么就能过上安全和正常的生活，应该感到幸运才对。事实上，我确实曾经试着让自己觉得人生是幸运的。

但是几年之后，在我十五岁那年，发生了一件不同寻常甚至恐怖的事情，从此改变了我，成为我生命中的转折点。